三彩风·专栏

【信马由缰】

早改革早受益

■ 马继远

70后，洛阳土生土长，现在深圳谋职，闲时鼓捣散文，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因在政府机关工作，近段时间，我比较关注深圳正在推行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，不知道洛阳是否也在进行“车改”。

我只是机关里一名微不足道的“小公”，不可能有专属轿车和司机，我在这方面能享受到的福利，就是每天可以免费乘坐班车上下班。“车改”消息传来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以后班车是否也要被取消？

有班车坐当然很好，不用掏钱买票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，坐班车不拥挤。每每乘坐班车上下班，看到公交车里人满为患的阵势，我就瘆得慌，进而会有些庆幸和满足。有时我在想，公交车里那些被挤得难受的乘客，看到我这边空间很宽敞的班车闪过，心里会不会感到不平？

“车改”肯定有很多益处，比如可以节省机关公务用车的经费支出，可以遏制公车私用现象的发生……不然国家也不会要求推行此项改革措施了。可这些与我没有直接关系，我所需的只是有班车乘坐而已。

透过“车改”看改革，我稍微上纲上线一下：因为享受班车这点儿便利，我也成了“既得利益者”。当改革之风吹来，需要放弃“既得利益”，改变已成惯性的行为方式时，心里难免会受到冲击，产生小波动，并会对未来有些许茫然。这种感受，可能就是新闻里常说的“改革的阵痛”。

改革之风不可挡，我所谓的“改革的阵痛”，无法阻挡“车改”的进行。当“车改”成效逐步凸显，得到社会各方认可时，我这“被改革对象”，应该已适应了新的运作规范，形成了新的行为方式和习惯。即便每天挤公交，也必将是“痛并快乐着”。

“车改”只是深圳推行的诸多改革之一。众所周知，深圳市因改革开放而生，它的血液里流淌着改革的基因，每年都会有不少改革措施出台。来深圳工作近两年，我碰到“改革”一词的次数，大概比我此前三十几年碰到的次数还要多。但每次听到、看到、说到改革时，我都只把它当成宏大的政治概念，以为与我关系不大。

亲历此次“车改”，我转变了对改革的认识。改革需要宏观规划、顶层设计，但随着改革的深化，改革触角将更加细微地伸向每个人的生活。像深圳推行了商事主体登记制度改革，开公司不再要求缴纳注册资金，从而降低了人们创业的门槛，这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不少“小确幸”。

改革是个好东西，正如一篇文章所言，“哪里有改革，哪里就有新气象；哪里有创新，哪里就有新发展。”如“车改”时我所经历的，改革有时会带来阵痛，可是你若向前看，它终将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

希望“车改”的春风能早日吹到洛阳。

【幻游史空】

■ 李焕有

大学教授，学报编辑。酷爱国学，书虫一个。遨游上下五千年，思考江湖风雨间。读《世说新语》，感悟当下人生。撷取历史片段，愿与读者分享。

家风的力量

中央电视台推出的“新春走基层·家风是什么”系列报道很有意思。被采访者面对记者的镜头，或讲述自家的独特家风，或表达对家风和这个活动的看法。网友对此的评价也各不相同。

“家风这种东西，应该是几代人传承、熏陶的，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。”“这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，而且整体是积极向上的文化取向，感觉很不错。”“能传播正能量”。这些评价说出了当前人们对良好家风的呼唤。

古代的有识之士，都有良好的家风熏陶。东汉晚期有个姓陈、名蕃、字仲举的人。据史料记载，他是被举孝廉步入官道的。孝行为先，他的入仕自然与家风有关。

相传陈蕃十五六岁时，他老爸的朋友薛勤路过他的书房，看到屋子里很乱，就责怪他：“孩子，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迎接客人？”正在读书的陈蕃顺口答道：“大丈夫要扫清天下，为什么要打扫房间？”薛勤反问：“连一室都扫不了的人，怎么能扫清天下？”陈蕃忽有所悟，遂拿起笤帚打扫起书房来。

只想着扫天下而不愿扫房间，也许说明一个人注重大节；先扫房间而后扫天下，也许说明一个人看重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”。按理说，这没有严格的对错之分。但陈蕃听到客人的话，觉得有道理，便马上付诸行动，其善纳良言的涵养值得肯定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官至太傅，赢得了“言为士则，行为世范”的美誉。

一个人有了良好的家教素养，为人做事自然能彰显美德。

汉顺帝时，陈蕃官至尚书，但因性格耿直触及权贵，被贬做豫章（今南昌市）太守。当时，豫章有一个著名的隐士叫徐孺子，陈蕃早知其名，到豫章后未入衙门，即直奔徐家。其手下阻拦：“大家都希望您先去官署哦！”陈蕃回答：“当年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，便站起来致敬，以致连车的坐垫都没时间暖热。我去拜访高人，有什么不行呢？”

下棋找高手，施政寻名士。对高人，陈蕃相敬如宾，情同手足。他在豫章当太守时，专门在自己的寝室里为徐孺子准备了一张床，如果聊得太晚，便留徐孺子过夜。他的这种行为得到了后人的赞扬，王勃的名篇《滕王阁序》中便有“人杰地灵，徐孺子陈蕃之榻”的名句，并且千古传颂。

《世说新语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在当时，陈蕃和李膺齐名，为东汉晚期的双子星座。二人各有所长，一时间不能定先后。最后有人这样评论：“陈蕃强于犯上，李膺严于摄下。犯上难，摄下易。”

俗话说，“从小看大，三岁知老”。少年时能纳言，权重时能犯上，被贬时能访杰出之人，好家风直接影响了陈蕃的成长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望春风

■ 梁凌

喜读书，爱思考，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，一边阅读，偶尔作文养心，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门前的花开了，是玉兰，又叫望春花，好美的名字！是春天没来，它就在枝头盼望了吧？它开得早，迎春花开它也开，它一开，春天就呼啦啦地来了。

更奇妙的是，门前的路就叫望春门街，是不是最早的一缕春风就从这里吹起？

我的先生听说花开了，便嚷嚷着要去看，说如果不看，春天就走了。我笑，难得他有这样的心情。

我们的车子像白色的大皮球，滚过一条条街、一条条河，急急地往春风里滚。

想起一首诗：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，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”是春风，是杏花，让喜欢变得如此大胆吧？

又想起一首歌叫《望春风》，刚好车子里有它的碟子，我便一遍遍地放来听：“午夜无伴守灯下，春风对面吹。十七八岁未出嫁，见着少年家。果然标致面肉白，谁家人子弟？……听见外面有人来，我开门来寻觅，月亮笑我太呆，被风骗不知。”一个女子，在春风里望，等一个少年郎。月亮在天，风儿在地，思念在心里。

现在，我们就去望春风。弹琴、写字，在春天里都变得不再重要。

到了，老远就看见一树一树的白，一树一树的粉。有性急的，等不及，纷纷而落。走在街上，好香好香。

先生站在树下，让我搬凳子来。我想这个人真是痴傻，要坐在一树树的花下望春风呢！我搬来凳子，才知道他是要站高点儿，给花儿照相，说映着蓝天最漂亮。

街上还有许多人，扛着相机在花树下徘徊，看花，也看人。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，站在我身边，盯着我看，也盯着一树树的花看，似自言自语：“这花好香，好香的……”我也冲他笑：“是的，真香。”

玉兰花树下，坐着一个乡下女人，前面摆一小堆野菜。没人买她的野菜，她也不急，只眯着眼，看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看云、看花、看流淌的河水。其实，她哪里是卖菜，是在望春风呢！

望春风的，还有河边的柳树。如烟似雾，远看，像笼了一层烟，近看，刚刚吐芽。柳树让人想起许多美好的词：缠绵、婉约、离别，它属于《诗经》，也属于春天。

柳树边上，有许多的连翘花。花开得不管不顾，黄灿灿一大片，比油菜花耀眼，比迎春花张扬。现在，它们还没有动静，只在泥土里准备着，不去抢玉兰的风头。原来植物的登场，是有秩序的。

还看见两个老人，坐在墙根下晒太阳说闲话。老太太比画着说：“昨天他又送来一捆葱。”老头说：“管他呢，他想出去疯就出去疯！”老太太又说：“吃都吃不完。”老头回道：“回来晚就晚吧！”

这两个人都耳聋，高一声低一声，却聊得欢喜，他们像什么？像两只在春风里相守的鸟儿！我禁不住想笑，但又想，聊什么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对于他们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是春来了，花儿开了，太阳很暖和，恰好有一堵向阳背风的墙，也恰好他和她都在。这已经很好了，还要什么更好呢？